

孟小冬再也不愿意被梅兰芳金屋藏娇

8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1927年,梅兰芳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他春风得意,新婚燕尔,身边有佳人相伴;在艺术上,四大名旦的称谓逐渐被叫响,而且开始深入人心。然而下半年,他却被卷入一场血案之中,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他和孟小冬的关系。

热点关注

孟小冬赌气重登台

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

1928年初,天津《北洋画报》突然刊发这样一条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顺德饭店。但其妻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也就是说,他赴天津演出,陪在他身边的不是孟小冬,而是妻子福芝芳,正如报上这条消息所说,他携福同行,还是第一次。这实则向外界传达出一连串信号:他的妻子是福芝芳,他们夫妻关系甚笃,他们家庭幸福。

捧读这则消息,孟小冬气极。在她看来,福芝芳在向他表示,或者说,梅兰芳在向他表示一种态度。这让她无法接受。

一气之下的孟小冬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离开爱巢,跑回了娘家。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的娘家人一般也都会站在女方这一边,指责男方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孟鸿群夫妇也不例外,在为女儿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提议:他们夫妇能去天津,你为什么不能去天津?

孟小冬想想也是,他梅兰芳可以去天津唱戏,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去天津唱戏。他能唱,我也能唱。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久不登台,嗓子发痒很想过过瘾,或者是两者兼有。孟小冬决定即刻赴天津。

一番联系之后,孟小冬准备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她很久没有露面了,戏迷们早就饥渴万分,突然获悉她又唱,无不欢欣鼓舞。率先唤小冬“冬皇”的沙大风,本就是“孟迷”,他曾很肉麻地称她为“小冬吾皇”,还连

呼“万岁”,如今得知“吾皇”将抵津,连日在其主办的《天津商报》上开辟“孟话”专栏,大捧特捧,极力宣传。

虽然孟小冬在天津只演了十来天,但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她的艺术才华固然令人称道,她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也引人关注。唱戏时,她着男装,戴髯口;生活中,她也着男装,而且不施脂粉。小女儿的娇美,衬上帅气逼人的装扮,为她平添了英武之气。听完她的唱,看完她的演,戏迷们过完了戏瘾,很自然地会将注意力转向她和梅兰芳的关系。对此,她拒不吐露一星半点。联想到不久前梅氏夫妇抵津,如今孟小冬孤身一人抵津,他们的关系显得更神秘了。

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会不告而别独赴天津,而且还粉墨登台大唱了一把。他很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体会到孟小冬内心的怨气。他知道,他无意的行为,伤了她。于是,待孟小冬返京,而且没有返回爱巢直接回了娘家后,梅兰芳主动去把她接了回来。

人是接回来了,但不可否认,他俩关系的那片阴影又扩大了一些。

梅兰芳公然携孟小冬赴港

下半年,梅兰芳又遭生活打击,发妻王明华不幸病故于天津。在她病危时,梅兰芳闻讯即刻赶到天津。据说,孟小冬随即也抵津,见了王明华最后一面。

王明华是9月下旬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孟小冬相携出现在香港。这年年初,梅兰芳携福芝芳赴天津演出;这年年末,梅兰芳携孟小冬赴香港演出。人们将两事结合在一起,不

由这样揣测:梅兰芳此次让孟小冬公开露面,而且不顾众人疑虑目光,公然携孟小冬赴港,一是为了补偿亏欠她的,一是为了就此公开他俩的关系。事实上,梅兰芳此次赴港,是演出,而不是个人游历,因此,随他同行的,还有承华社诸成员。孟小冬时时相伴在梅兰芳左右,实则印证了外界对他俩关系的猜测。

结束香港演出,梅、孟并未即刻返回北京,而是先去了上海。据报载,他俩是在次年2月中旬才回到北京。也就是说,这次,他俩“单独”相处了长达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单独,是因为梅兰芳不必像在北京一样,一会儿这个家,一会儿那个家的两头跑,而只守着孟小冬一个。不仅如此,1929年的新年,梅兰芳似乎也没有回家过。这或许是他俩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过年。

这一切,都让孟小冬心情大好。

此时,梅兰芳似乎处理好了家务事,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枝末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尽管仍然对赴美前景心存忐忑,但毕竟不是黑暗一片,他甚至能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曙光。于是,他也就甘心冒着破产的危险,出发了。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所说,这一次,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如履薄冰。

福芝芳和孟小冬明争暗斗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梅兰芳出发赴美前,身边的两个女人

明里暗里地进行了一场赴美之争。

在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梅兰芳他们预备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有梅兰芳亲自绘制的扇面,印有梅兰芳名字的绢绣等,还有笔盒、墨盒。其中有的墨盒上刻着梅兰芳的名字,以及梅兰芳的古装妇女头像,还有的墨盒上是孟小冬反串《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和反串《黛玉葬花》中的黛玉的剧照。对此,齐如山儿子齐香曾这样回忆说:

我父亲一直为梅剧团到美国演出而从事繁忙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姐姐齐长也用心地描绘脸谱。准备到美国送人的礼物种类很多,梅先生自己画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画了些,以备万一不够分配临时使用。还有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

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揣测,起初,梅兰芳是打算带孟小冬一同赴美的。如果他携孟同行,那么又该如何对福芝芳交代?所以,他不免有些犹豫。毕竟福芝芳是公认的梅夫人,孟小冬的身份算什么呢?如果到了美国,有人问起来,他又如何解释?也说是梅夫人吗?再说了,年初,他携孟小冬赴广州,赴香港,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连年都在一起过的,也算对得起她了,这对福芝芳,多少有些愧疚。如今,他是不是应该携福同行呢?这样,也算端平了一碗水。

福芝芳和孟小冬都争取随梅同行,谁也不相让。福芝芳的理由是,她是正宗的妻子,何况梅兰芳刚刚和孟小冬同游了香

港,这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她了;孟小冬的理由是,她和梅兰芳赴港,本来就是梅兰芳补偿她的,因为之前,他带福芝芳去了天津。同时,她还说了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福芝芳此时已有孕在身,不宜长途旅行,何况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任务重,时间也长,身边有个孕妇,怎么说也不太方便。

“有孕”,这是福芝芳赴美最大的障碍,也可能就是梅兰芳最终下决心弃福取孟的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墨盒上便有了孟小冬的头像。

福芝芳也知道挺着个大肚子随梅在美,的确不便,但她又很不甘心。既然“孕”这个问题是个障碍,那么,消除这个障碍不就行了嘛。如何消除?堕胎!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梅兰芳还能说什么?他横下一条心:谁也不带。

孟小冬仍然不甘心,她继续在努力。然而,梅兰芳决心已下,执意不肯回心转意。孟小冬气不过,又独自跑回了娘家。她以为梅兰芳会像上次那样,等到时过境迁后来接她回去。可是,她左等右等,只等来《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同游北戴河的消息。这则消息这样写道:

台上的梅兰芳是人人看得见的,下装的梅兰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着海水浴背心,曲线美,毕星毕星的梅兰芳,更是人所不得见而极希望见的。当梅氏与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浴的时候,海滨居民旅客,空巷围观,真真眼福。

此时,孟小冬知道,事情恐怕已经不能挽回了。反过来想,我孟小冬没能赴美,她福芝芳也一样去不成。两败俱伤无所谓,总好过我输你赢。这样一想,她的心里略微好过一些。

国资委副主任上来就扔给周子敬一个烫手山芋

4

继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上期回顾]

岳书记带周子敬到了一个叫百家饭的大排档吃饭。在这里,周子敬见到了贺铮,当年他曾被郑天龙他们陷害判刑,但郑天龙的儿子郑道却甘心做了贺铮的手下,帮他打理大排档生意。在大排档里,周子敬与贺铮他们一起商量着如何对付郑氏兄弟。

官场小说

一场激烈的辩论

酒酣耳热之际,郑道忽然站起身,双手举杯迎向周子敬:“周主任,晚辈敬您一杯。”

“年轻人也来助我酒兴,更要喝个痛快。”周子敬一饮而尽。郑道目光闪烁:“您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此话一出,整个酒宴的气氛立刻变得严肃而沉重。

周子敬的神情变得肃然,略作沉思之后说:“我对理论问题最头疼,不过,你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回答的。我认为,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而言,只有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而对于现实的世界状况而言,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精彩!”郑道半是钦佩半是揶揄,继而话锋一转,“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国家特征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的国家特征是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放弃了计划经济改变成市场经济,是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周子敬正色反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就不该打上‘主义’的标签,过去的定论是不准确的。这两种经济制度互有长处和短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都在寻求相互之间的融合,只有达成这种融合,整个世界才能和平发展,用外交辞令说叫做‘共赢’。举例说,欧洲是老牌的资本主义,但他们搞经济共同体,这是更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同样,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无非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同时我们还在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搞宏观调控,目

的就是扬长避短,怎么能说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呢?”

“十分精彩!”郑道还是半是钦佩半是揶揄,语气愈发尖刻,“周主任,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改变了经济基础,却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导致社会意识混乱,物欲横流,贪官无处不在,腐败遍地丛生,而老百姓下岗失业,生计无着,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年轻人不要危言耸听!”周子敬语气变得有些冷硬,“我不否认社会存在着阴暗的现实,但是,我们的社会整体还是光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稳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日益增长,都是不争的事实!大河奔流,难免泥沙俱下,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会听之任之。我们在上层建筑领域正在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小平同志说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周主任,请您原谅。”郑道举杯敬酒,“您的这些理论都是报纸上的官样文章,并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内容。”周子敬正欲举杯敬酒,听到郑道的评论意外地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郑道浅浅一笑:“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棚梁上悬挂的横幅吗?”周子敬不解地点点头。

“谁都知道那是《国际歌》中的一句歌词,共产党在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的时候都要高唱这首歌。”郑道突然语气激昂,

“但是,当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又要人民群众去唱另外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广大人民群众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又要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两首政治逻辑相互矛盾的歌竟然同声高

唱了半个多世纪。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周子敬发狠似的一口喝尽了杯中的酒,然后重重地放下酒杯:“年轻人,你的这种言论很危险。”郑道满不在乎:“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有何危险?”

“这种言论如果出自三十年前,你肯定会落入万劫不复。”周子敬似乎心有余悸。“您觉得那个年代正常吗?”郑道反诘道。周子敬无言。

岳书记笑了:“你这位小朋友太不客气了,初次见面就给周主任出了一道想都不敢想的难题。”

岳书记点燃一支烟,严肃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相对于历史事实而言的。并不是说共产党就是救世主,中国共产党是在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并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历史的。但是,当我们掌握政权之后,却在自我赞美‘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犯下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错误。无须讳言,应该勇于正视。”

岳书记缓缓地吸口烟说:“我们要给人民讲话的权力,包括批评、抨击,甚至骂娘。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可以包容一切。刚才子敬讲了一个词——融合,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新思维!”众人屏息凝神。

岳书记的神情变得十分凝重:“当然,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腐败分子在祸国殃民的同时也在严重败坏我们党的声誉,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特别是要告诉年轻一代,我们党有能力更有决心严厉惩治腐败,腐败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岳书记缓了一口气,说:“当然,要想恢复我们党应有的威信,光靠嘴皮子是不行的,说一万句漂亮话不如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一件好事。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身体力行,我们要用自身的品德和具体的行动来证实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

周子敬激动地带头鼓掌,众人随之的掌声更为热烈,连郑道也情不自禁地鼓掌。

岳书记倏然爽朗一笑:“实在对不起,好端端的一顿饭变成了听我作政治报告了。不再说了,大家继续吃,继续喝。”

周子敬上任之际玩失踪

周子敬上任之际大出众人意料,好像并不急于进入角色,只是在孙秘书和市委组织部同志的陪同下与大家简单见个面,然后便扬长而去,而且一去就是三天不露面。国资委上上下下一头雾水,人人心头一片疑云。

第四天早晨,周子敬特意修剪了头发,刮净了胡须,又换上一身崭新笔挺的西装,衬衫雪白,领带整齐,皮鞋黑亮,充分展现出精神抖擞的风貌。然后,周子敬请所长派车把自己送进了国资委的小院。

办公室主任万有金正端着冒着热气的茶杯站在办公室的窗前观看风景,蓦然发现了周子敬不期而来,急急放下茶杯跑去告知毕副主任,然后匆匆奔下楼,快步迎上前。

万有金和毕然一前一后陪同周子敬步上二楼,引进一间嵌着“主任”铜牌的办公室。周子敬进入室内不禁眼前一亮,宽敞的空间,全新的办公家具,沙发、电脑、传真、影像设备、饮水机……一应俱全。

万有金讨好地问:“周主

任,不知您是否满意呀?”周子敬笑着反问:“国家部长的办公室也不过如此,我还能不满意?”

“这是我们特意安排的。”万主任继续讨好,“您是新官上任,我们怕您忌讳用原来的主任办公室。”

“你们多虑了。”周子敬不领情,“我要是有所忌讳,连这个主任也不要接了。”毕然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三天前初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周子敬还像客人一般挂着谦和的笑容,今天却是反客为主,摆出一副挥洒自如的派头。唉,说起来真是令人难过,官大一级压死人,同样是主任,自己仅仅多了一个“副”字就差之千里。

毕然公事公办:“周主任,要不要我向您汇报一下目前的工作情况?”

“不忙。”周子敬回绝,“我刚来,需要熟悉一段时间。日常工作还是由你主持,大事打个招呼。”

毕然于是说:“你说大事打招呼,还真有一件大事迫在眉睫。”“什么大事?”周子敬问。

“中纺集团改制的事情。”毕然急不可待地抛出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事情市里催得很急,韩市长几次亲自过问。”

周子敬稍作沉吟:“这个事情我有所耳闻,但是急不得,总要给我了解情况的时间吧。”

“这个事情上上下下都已经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去了解情况。”毕然故意逼迫,“老袁在世的时候已经制定了方案,目前只需要企业再补充一些材料,你签个字就可以上报市里了。”

周子敬笑了:“你这个老毕,真是明白人说话糊涂。我刚刚到任,还是盲人瞎马,总不能让我闭着眼睛签字吧?”毕然无言以对。

此时,楼下传来两声清脆悦耳的汽车鸣笛声。